

论文与治学

郑也夫 著

论文与治学

郑也夫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论文与治学 / 郑也夫著. -- 北京: 中信出版社,
2018.5

ISBN 978-7-5086-8664-6

I. ①论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社会科学-文集 IV.
① 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35189 号

论文与治学

著 者: 郑也夫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承 印 者: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 张: 6.75 字 数: 154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8664-6

定 价: 3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, 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目 录

第一讲 读社会学有什么用 // 001

第二讲 怎么读书 // 022

第三讲 学术与日常生活 // 045

第四讲 选题的智慧 // 063

第五讲 叙事与理论 // 081

第六讲 深度访谈 // 100

第七讲 文献搜索 // 117

第八讲 论文体例 // 128

后 记 // 139

附录一 深圳演讲后答同学问 // 143

附录二 三校论文选编前言及相关文献 // 151

附录三 文史哲是学习社会科学的基础 // 189

第一讲 读社会学有什么用

大家好，走进本科同学的教室，和大家对话，非常高兴。说过这句话后，特别别扭，觉得这句话大概不能令同学们信服。这学期刚开始，这是第一周，我们上过的课都是第一节，可能上节课的那位老师开场白也是：非常高兴来给同学们上课。可能下节课老师还是这么说。这成了一句套话。我想说，我不是在说套话，我是由衷的，但即使这么说仍然觉得苍白无趣。于是我发现面临一个问题：怎么论证这是我的真实想法？这是个不小的困难，我想同学们日后要做的很多工作，都是通过论证让人家信服。你怎么表述、怎么论证？我先试试，大家听仔细了，看看我怎么论证我前面说过的话：我来这里给本科生上课心里特别高兴。

德国有一个大社会学家叫卡尔·曼海姆。曼海姆在概括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别（当然这种概括好多大社会学家都做过了）时说，传统社会的特征是确信，准确地说，传统社会的精神领域里的特征是确信。而近现代社会的特征是怀疑精神的崛起，人们不像过去那么确信了。不是说近现代社会的人们不再

确信他的父辈曾经确信的某种学说、某种思想、某个信念，而是说，干脆，确信这样一个特征从我们的精神领地当中日益衰减。我们就是这样的人，我们很难确信了，相反我们滋长了很重的怀疑精神。那么怀疑精神给怀疑者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呢？就是使怀疑者们的精神处于一种悬置的状态，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其实这个滋味不算太好受。但无可奈何，我们很难再像父辈那样，执着地确信某种东西了。我们觉得一个个学说怎么着都有点毛病呢。我们就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。曼海姆接着说，多数人一生当中，总有一个时段，其精神处于悬置状态。哪个时段呢？青春期。那时其精神处于狂飙期，他不愿意领受父辈告诉他的很多道理。他要去发问，他问这事情怎么这样啊？怎么如此不公道？如此荒诞？这和他的前途可能有关系也可能没关系，但是这些疑问使少年的内心变得很不安定。他怀疑父辈对他的很多教导，他要重新审视。曼海姆说，这是人生一个阶段的特征。当青春时期度过以后，当他们找到了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以后，他们就走出了那个悬置的状态。可能成了一个体面的白领，过循规蹈矩的生活，思想不再像以前那么疯狂，那么好怀疑。那一段岁月对他们有什么用呢？那段精神狂飙期，拓宽了他们认知的视野。尽管以后会循规蹈矩，但那段精神上不安分的岁月，帮助他们吸收了很多异质性的知识营养，对他们一生好处莫大。但多数人一生只悬置这一段时间。只有少数人，很稀少的人，终生在精神上处于悬置状态，不太是滋味，但没办法。这一小撮人是怪物，我们称之为“知识分子”。很不幸，敝人就是这一小撮怪物中的一员。终生处于这样一种悬置状态，很难踏实地依附在某个观念之上，和它结成一体，虔诚地笃信某种观念，终生不渝。那么对于我们这样的人，生活的

最佳地点在哪儿？最好的社区在哪儿？就在这里。为什么？我们置身在社会的任何其他角落，人家会说我们有病：这事和你利益不相干，你这么兴奋干什么？你关心这些事情做甚？对于我们，只有此地才是最好的场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，在座的诸位精神上同样处于悬置状态。上天赋予你们这段时期，你们不太容易相信，愿意重新思考一些事情。我们是一些怪物，终生这样。我们把我们的一生放这里，跟你们的一个时段相契合。你们走了，你们日后变得越来越安分。又来了一拨不安分的新生，年龄使然。这样，一个不安分的老少年跟一群不安分的少年凑到一块儿了。你们成了我的保护带，在这儿我不会遭到耻笑，被怀疑有精神病：怎么老大不小了，总关心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？在这里不会，不但不会遭到耻笑，偶尔还能赢得一些掌声，实在令我亢奋不已。我到这儿来，不是工作，到这儿来像游戏一样高兴。

同学们根据学历的不同、年龄的不同，分为三段：本科生，硕士生，博士生。为什么说今天特别高兴呢？硕博们，随年龄的增长，城府越来越深，童言无忌在他们身上消磨得越来越厉害，求知的天真也贬值得很厉害。我听说，美国很多大牌教授，最愿意给本科生上课。现在从教委到我校都在提倡教授给本科生上课。像我这样的人不用提倡，我高兴来上课。我非常理解国外那些大牌教授为什么特别愿意给本科生上课。你们身上带着一种天赋，这段年龄求知欲最旺盛，最富怀疑精神，这段年龄最没有禁区，勇于指着老师鼻子去争论，还没学会客套。

以上是我的开场白。我为到这儿来在本科生的课堂里讲课而高兴。这不是客套话，我高兴的缘由可能和别的老师不完全一样，我为自己做了一个特别的论证。

下面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北京市出生的，但祖籍不是这儿，祖籍已经不可考了。因为祖父很小就父母双亡，只知道其父母从山东来到东北，具体的籍贯不清楚。祖父幼年在东北盲流。我1950年出生，在本市念小学念中学，念到初中三年级的时候遭遇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在学校又滞留了两年，共度过了五年，却只是初中毕业。以后去黑龙江农场，1968年去，1977年回来。后考学，读过三所学校，获得过两个学位。1977年高考，考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。读了一年半，中途考研究生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系，获哲学硕士。毕业后开始干社会学。中途又出国一趟，去美国丹佛大学读了一年半。学校给我的是博士奖学金，读了一半我不想读了，学校给了我一个硕士学位，这是1985、1986两年的事。从事社会学以来，待过四个单位，北京社科院社会学所、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，最后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。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游击队员。北大是不是我最后的归宿呢？人算不如天算。反正我的血管里流动的是一个老游击队员的血液。

为什么要讲这门课？打听了一下，我们系没有这门课。而我在人大讲过这门课。人大除我以外，也没有人讲这门课。我认为这门课非常之必要。我觉得大学，特别是文科的大学，主要教同学们三样东西：读书，思考，写作。当然除此之外，理工科还要学习做实验。我们还要学习搞社会调查。但是不管任何院系，这三件事大约是最大的三件事。这三样东西当然有各自的独立性，但是应该说，论文的写作是最综合的。也就是说，论文水准的高下实际上也能够折射出你的书读得怎么样，也能够反映出你的思考怎么样，有没有深度，有没有独到的地方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把写论文抓好了，其他两项也会提高的。反过

来说呢，如果书读得不好，书读得不多，思考得不深入，那论文也写不好的。这是互为因果、相辅相成的事情。我在人大讲这门课的时候，没讲这么长。一个学分，16节课，我讲8次。我原本还想这么讲，但我校在这方面规定得比较死板。最短的课程就是一周两节，16周32节课，那就扩大吧。扩大以后，其实题目就变了。我说文科学生学三件事嘛。我这门课以讲写论文为主，除此之外，还想谈谈怎么读书，怎么思考。所以，课程题目也变换一下：“论文与治学”。我们这一学期的课，是8+8。我要讲8周16节课。然后你们每人报一个论文题目。我们用其余的时间，将每个同学的题目讨论一遍。

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第一讲：学习社会学有什么用？

一、喜欢和有用

首先讲这样一对概念：喜欢和有用。喜欢和有用是不同的，为什么可以放在一块儿说，是因为喜欢和有用与一件东西结合到一起了。什么东西？喜欢和有用往往可以成为某种行为的动力。你为什么这么努力学习？可能是因为你喜欢。也可能是你觉得它对你找个饭碗有用，这是小而言之；大而言之，你觉得学这个东西可以经世济民，你有很大的抱负。喜欢和有用实际上差别很大。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大到一个人特别喜欢干一件事情的话，会变得很盲目，有用没用这事我也要干，有用没用这书我也要读。一个特别喜欢的人绝对不管这事是有用没用的。我经常嘲笑那些电视台的记者们，他们在采访中常会问人家：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件事？这话不通，不能这么问，喜欢是没有为什么的。这么问实际上是接近于一种愚昧。就像我问你：

听说你挺喜欢吃苹果的，为什么喜欢吃苹果？我怎么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吃苹果？我身不由己。对不对啊？我就是爱吃苹果，没办法啊。就像你问一个小伙子，你怎么老爱看人家漂亮姑娘啊，为什么？我怎么知道为什么？痴迷一件事情，是没有为什么可问的。你想想是不是这样的道理？相反，你怎样得到苹果，你怎样源源不断地拥有苹果，这样的事情是可以问的。而至于为什么喜欢，说不清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根本把握不了我自己。喜欢了某一种行动，喜欢了某本书，喜欢学习某项手艺，痴迷于某项手艺，这样的人都容易陷入一个盲点，就是不打听有没有用。小孩就愿意踢足球，踢足球有什么用？不知道，那太理性了，没想这个事。当你给他编织出一番道理，说有这个用处，你编织得不见得对。你说健身，他踢球当中骨折了。你看敝人这副样子，我小时候就愿意上跑道和人家去拼。遭遇困难时期，却练中长跑，成了年级冠军。实际上那时候还没吃饱饭呢，锻炼身体还不如不练呢。不练能比现在个儿高一些，能比现在身体更好一些。有些事你不是为了有用。大人告诉你有什么什么用，胡说八道，当事者做这件事不是因为有用，是因为喜好。不错，我们可以深入地分析有什么用处，可能是有用的。其实最愿意执着地追问的人，或者是不喜欢的人，或者是局外人。局外人很冷静。

咱们学社会学干什么呀？这问题问得很认真。这问题绝对要理论，他所以这么执着地要问，可能是因为他不喜欢。因为不喜欢，发现了一个问题。喜欢的人不问。那我首先要跟你说的是，这件事如果有用，但是你不喜欢，那它对你不合适。我说的有用既包括经世济民，又包括日后可以成为你的饭碗。假设学这个挺容易，日后还挺赚钱，但你仔细想想，如果你不喜

欢，我劝你如果还有别的出路，去找一个你喜欢的，把那个作为你的饭碗，你做起来很愉快，也就容易做出点样子来。相反，某个行当说起来还挺有用，可是自己想来想去还是不喜欢，能不干尽量不干。换句话说，喜欢才能做好，不喜欢就转行吧，有行可转，别在这儿委屈了。

喜欢还可不可以问有用没用呢？当然可以。不能说盲目就好。什么叫哲学？哲学就是明白学。老盲目行吗？不行。你再喜欢，也可以理论理论这件事有没有用。还是不喜欢的人帮助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。

二、社会学有什么用

下面谈一谈社会学有什么用。毫无疑问，在座的各位日后会分流，一批人日后会以社会学为饭碗，另一批人日后会告别社会学。这两种人是什么样的比例呢？依学校的不同而有别。水准低一点学校，可能学社会学的大批学生以后不会做社会学研究，会到政府机关、媒体、企业等等，五花八门。相反比较优秀的院校里面，社会学系的学生日后从事专业社会学研究的人的比重比较大。大到多少呢？我不知道。我想这个调查可以作为一个本科生乃至硕士生论文的题目。谁能说得清楚？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。搞清楚这事实有没有意义？有没有价值？怎么没有意义，绝对有意义。搞清楚并不难。比如说，搞清我校从办社会学系以来，各届本科生的流向，多少人干社会学，多少人不干社会学了，不干社会学里面还有哪些分流。其实除了社会学以外，别的学科也一样，学这玩意儿不见得干这玩意儿。这些都是尚未搞清楚的基础事实，绝对值得做一个调查，

做一篇论文的。这是一个小话题，关于选题的一个小话题。

我们接着说。两种人关于有用没用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一样的。对于以后还要干社会学的人，社会学有没有用，这实际上等于在问这样一个问题：这项工作对社会有什么用？这项工作如何经世济民？对另外一部分人呢？他们四年学业结束后，可能进政府，可能进媒体，可能进企业。对这些人来说，这四年，要学也得学，不学也得学，反正上了贼船。对他们来说，学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？这对日后干别的工作、对增长工作能力有什么帮助呢？对日后找一个非社会学的饭碗，有什么帮助啊？这些是我要给你解答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把前面那个有用没用的问题转化成两个问题：一个是，社会学对社会有什么用处？另一个是，学习社会学对扮演别的社会角色，比如企业家、官员、新闻人，有什么帮助？

我想说，学习社会学是在学习一种思考方式，分析问题的方法。我前面说过，曼海姆说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确信，近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怀疑精神，而且这个基本特征越来越突出，不确信了，和传统社会告别了。为什么传统社会发育出了这样一种特征？因为那个社会是个静态的社会，变迁很小。在一个变迁很小的社会里面，父辈的经验大致上说可以指导你的生活，因为你所生活的社会和你的父辈生活的社会没什么大的变化，没什么大的差别。就像一台戏，戏词不变，演员越老戏词越熟。戏词老变，老演员就没什么优势可言。

有句俗语早就走入学术界了，特别是经济学家很爱说：“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。”这句话放在传统社会里面正确的程度更大一些，放在近现代社会里面，就不再是这么回事了。我们在阳光底下越来越遭遇到一些新鲜事，真的是太新鲜了，比如说同

性恋可以结婚。同性恋也不是什么阳光底下的新鲜事，以前就有。有人说这是一种生理现象，但是过去同性恋不可以结婚的吧？可能再过不久就克隆出我们的兄弟姐妹来了。这是新鲜事吧？绝对是。同学们动脑筋想一想，能想出一些新鲜程度非常大的事情。阳光底下有新鲜事。正因为阳光底下有新鲜事，所以呢，传统社会中父辈的一些教导不能完全地指导我们的生活。于是我们不得不对他们的教导产生怀疑，不是他们的教导错了，而是社会变了。剧变的社会导致人们的思想方式、价值观念发生变化。

社会学捕捉和认识这种变化，强化了一个概念叫反思。反思是现代社会的特征，现代社会为什么要反思呢？现代社会为什么不能牢记一些教条，在其指导下去生活呢？因为父辈的很多教条指导不了我们今天的生活。而我们自己又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们在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，不知道该怎么走。那么怎么办呢？走几步回头看一下，反思一下走对了没有。要是走错了赶紧换路。我们不得不往前迈三步回头张望一下，再盘算盘算，乃至坐下来讨论讨论：走对了没走对？这就是反思。反思是因为没有现成道路可走了。假设有现成道路可走，是不要反思的，反思干什么？也没有太多可讨论的。有太多可讨论的是因为有疑问，社会剧变造成了太大的疑问，这些疑问从祖宗的书里找不到解答。所以现代社会的剧变产生了反思，产生了讨论。讨论非常必要。我写过一篇杂文《为争论辩护——驳王蒙“不争论的智慧”》。我这个杂文写出来以后，好多老朋友，很久不联系了，打来电话，说写得好。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这篇文章读读。讨论是必要的，为什么是必要的？说到根本，这个社会没有一个定论告诉我们前面的路该怎么走。我们不得不

张望、徘徊、议论，乃至争吵。

社会学是一门帮助我们解释周围的事情的学问。马克思说过一句名言：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。这句名言，且不说后一半，后一半是马克思的一种雄心和抱负，其实前一半也是非常有道理的。哲学家的任务是解释世界，社会学家的的工作同样是解释世界，解释这个社会。古典时期，哲学是万流归宗、包打天下的。哲学家通通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。但是到了近代，学科划分越来越细。我们社会学家特别要解释一些社会问题，而像思维这些东西，就已经不是我们的专长，可能是哲学家、心理学家的事情了。脑子里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观念的人，特别明白建设这个世界，改造这个世界。他们不大明白解释有什么用处。我不是说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社会学有什么用处吗？我说社会学的一个用处就是解释这个社会。解释这个社会有什么用啊？你要说解释有什么用，你应该先了解人类精神世界的特征。我要告诉你，人是需要对周围这些事情进行解释的。人要是会对周围的事情丝毫不做出解释，会精神分裂的。耸人听闻吧？不至于精神分裂吧？差别只是程度，一点解释都不要是不可能的。你绝对要求很多解释，这些解释能够使外部社会在你的脑子里有了秩序，不再是混沌的。外部世界，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际关系，如果在你的脑子里是混沌的，你非精神分裂不可。你一定要做出一定的解释。如果这个人有哲学家的癖好，他需要的解释就太多了。而那些和哲学距离非常遥远的人、非常务实的人不是一点解释不要。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需要解释。我们去医院看病，大夫用听诊器听、量体温、化验，然后再写方子开药，拿药之前，你多半还要问大夫：我怎么了？你问什么？吃药就是了。提问

不就是让大夫给解释解释吗？你听他解释干什么呀？解释能治你的病吗？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你治病。因为要是没有这个解释，你不安心，你要弄个明白。你觉得弄明白了，才不枉做了一个21世纪的人。我这么高学历，怎么看了病以后什么都不知道就走了？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也没什么。但是不成，你还很执着地问人家，甚至大夫回答后，你还问：大夫，我还没明白，您说的那个词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说很多好大夫——当然庸医更多了——都懒得给你做这个解释，不知道解释对人是何等的重要，不懂得人性。人有病不是光靠吃药的，还需要解释。药物和解释一起，作用于你。这样务实的一件事情——看病，你都要讨得一个解释。除此之外，你的一些社会遭遇，你受到不公正待遇，你遇上一个案子，有人坑害你，有人婚变，等等，遇到的很多很多的事情，人们都是要讨得一份解释的，只是程度不同罢了。也就是说人类有这种需求。我们说，有一种需求就会有一种供应。人们关于社会问题要讨得解释，谁是供应者啊？我们是干这个专业的。批发还是零售，这儿都有。这里提供大的解释给你，这里的解释可以让你高屋建瓴，这里的解释可以让你醍醐灌顶，这里专门干这个的，这里有深入的研究。你别去听那些，那些人都是业余爱好者，是江湖人，他们只有三言两语。我们这儿可以从根到梢、从头到尾地来给你解释。有的时候，人们对很多社会问题、社会现象给出一些说法来了，那我们和他们的差别是什么呢？我们是学院派，我们跟他们的差别是我们不光要给说法，我们的说法要有更多的根据，我们要提供一些更扎实、有根据的说法。

我们执着地给人家拿根据，执着到已经有学究气了。我的开场白是个玩笑。日常生活还不至于这样较真，但是我们要

拿出根据的。为什么我来这里讲课特别高兴？得说出一些道理来。你小时候参加中学入学考试，考算术，出一道应用题让你算。你把数说对了给你分吗？不给，要看你的计算过程，如何得到这个数，要有中间的过程。如果中间过程对了，最后一步算错了，10分仍然给你七八分；把这个数蒙出来了，中间没有论证，一分没有。要学会论证。要有参照系，看待社会现象，要有很多参照系。比如说离婚问题，今年离婚率高还是低？何以见得？今年离婚率和20世纪70年代离婚率比，跟50年代离婚率比，跟美国离婚率比，跟韩国离婚率比，跟我们同血脉的台湾、香港的离婚率来比，这样一比，不说别的话，你就获得了一定的认识。就是说我们这些学科要教你去解释周围的事情，帮助别人提供解释，还要有根据，有论证，还帮你建立很多参照系，去对照。我最终要说的是，对于一个日后不干社会学专业的人来说，学这些东西也不失为一种收获。你学了四年之后去干别的，那里的人大多数不是出自社会学，而你出自社会学，你吸收了一些和你日后主业并不直接相关的学科的知识。这些知识在你漫长的一生当中，可能有相当大的好处。

我们有一些同学可能会转行，去学别的学科，或是不再做学问，做实际工作，很好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，因为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，特长是不一样的。每个人要认识自己。刚才我上课之前，和去年一个选了我课的本科生聊天，那是一个很出色的本科生。学那门课时，他是少数得分最高的人之一，一个艺术系的孩子。他四年级，他说他不想学这个学科，对这个学科毫无兴趣。考大学就是误会，他本来想学理科，但给老师劝到文科去了，最后进了艺术学院。很多人巴不得，求之不得，但他不愿意学。我问，今后怎么办呀？不知道。我说你慢

慢来吧，这事苦思苦想也想不出来，最好是随着时间的过去，有一天不知不觉地豁然开朗了，看到了喜欢的东西。认识自己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，要慢慢地认识自己。他很迷茫，下一步是工作还是保研，也不清楚。他说他可能上大西北去支教一年，然后回来再说吧。支教一年的经历也可能让他不知不觉地确定了自己的兴趣爱好。认识自己是一件挺要紧的事，认识自己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。认识自己，凭的不是智力，凭的是什么东西？说不清楚。

学习社会学有什么用？社会学是一门视野比较宽阔的学科。我们近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亚当·斯密所说的“分工”。分工越来越细致，到了画地为牢、老死不相往来的程度。它给我们带来的收获是很大的。亚当·斯密说要做一个扣针有多种分工，自然提高了效率。可是最终造成人们眼光的短浅，这个弊病也是很大的。而我们这个学科，遭遇这种病症的程度比较低。你学了几年，是不是有这样的体会？因为我们学科的特征是比较宽阔的，你进入社会生活后会术有专攻，但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学得比较宽的话，其实是有好处的。我们有个刊物叫《社会学家茶座》，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，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？我一个朋友王焱是这个杂志的执行主编。他在最新一期上写了发刊词《暧昧的社会学》，社会学这个学科真的有这个特征。同样是社会学研究者，做的工作可以说天差地别。比如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潘绥铭教授做的研究跟我做的研究，表面上看几乎是两个学科的。但是潘老师指导学生搞调查，自己的调查更不用说了，是一流的，非常深入。调查的本领是社会学的看家本事。这个学科里面有共性，一脉相传。将潘老师的东西和别的优秀的经验调查相比，你会看到有一种神似。在现